



碑名:仙廋岭同庆祀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110厘米,宽44厘米
年代:清
现状:存仙廋古庙内

碑刻里的株洲

株洲非遗

83

株洲日报

22593776

2022年2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张武

农民用丹心妙手绘就“漆彩人生”

张媛 张立

高手在民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一脚黄泥一脚灰,迎着太阳抢时节,在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丰子塘小山村里当农民的刘双喜,还有另外的身份,株洲漆画手工艺的第四代传人、首批株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漆画传承人、株洲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会员等等。

农民与漆画师,一个靠力气,一个靠手艺,刘双喜凭借着农民的踏实与勤劳,用自己的丹心妙手,描绘出属于自己的“漆彩人生”,传承和创新,推动着漆画这一古老的民间技艺不断向前发展。

被漆“咬”,还未出师,就开始独立接活

画画,是刘双喜从小爱好。小时候,没有多余的钱买本子和笔,他就捡树枝在泥地上作画。这时,总会围过来一群小伙伴连连称赞。欢声笑语,让他笔下的动物,各个活灵活现,人物,都神采奕奕。

1980年,16岁的刘双喜初中毕业,迷茫、无助。父亲问他何不去学一门手艺,当时十里八乡有名的漆画匠人田新梅正在收徒弟。

当时,漆画在当地出了名的“金饭碗”,婚丧嫁娶、新房竣工以及新店开业,都要请漆画师傅上门创作。衣柜、橱柜、床和大门等家具,都要让漆画师傅涂上鸟、兽、梅、竹等元素的装饰画。

刘双喜决定试一试。漆画,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绘成的画,但对于传统的漆画师而言,过敏是绕不过去的难题。第一次接触漆画的那个夏天,刘双喜就被漆“咬”了。

刚开始是脸肿成熊猫样,后来沾到一点大漆在手上,刘双喜的两条手臂上就长满了类似湿疹的小红疙瘩,一排一排,密密麻麻,奇痒无比,还不能挠,挠破后流出来的毒水流到哪,感染到哪。刘双喜觉得白天有活干,还可以转移注意力,可到晚上压根没法睡,心里猫爪儿挠似的,只能将整个手臂放在冰凉的井水中,才能缓解一点儿手臂的痒。

可就是这样,刘双喜还是坚持了下来。半年后,慢慢地,他的身上有了抗体,症状才渐渐消退。刘双喜说,现在漆画的原材料大漆都改用环保漆,不会出现被漆“咬”的事件。

熬过了被漆“咬”,刘双喜凭借自己画画的功底,在一众师兄中,出类拔萃,还没出师,就开始独立接活。

写信、临摹、收集资料,痴迷漆画

漆画虽然和手工艺有关,但它却属于绘画这门艺术门类。刘双喜觉得,不仅要关心漆画技术所带给他的可能性和整体协作性,还要关注绘画本身。刘双喜不懂绘画,成了不漆画家,先懂绘画,不懂漆艺,也做不了漆画家。

1981年的冬天,刘双喜鼓起勇气给中央美术学院写信,表达想进去进修的愿望。一年之后,他终于等到回信,但建议其去找当地的文化部门就近学习。

马不停蹄,几经周折,刘双喜带着自己的作品,找到了当时正在株洲县渌口镇(今渌口区渌口镇)伏波文化馆从事艺术工作的肖佩苍。

初生牛犊不怕虎,刘双喜推开肖佩苍的办公室门,就将作品铺在办公桌上,直入主题,请求指导。

或许是因为看到刘双喜身上的那份朴实和诚恳,肖佩苍并没有责备他的唐突,而是和他聊了一下午,从油漆的配比到色彩浓淡,从绘画历史,再到绘画技巧,关于绘画艺术的一切,无所不谈。刘双喜觉得自己眼前敞开了“一扇大门,门里闪耀着五光十色,迷人而伟大。

临走前,肖佩苍还借给他一本珍贵的孙其峰白描画册,并嘱咐其多临摹,多运笔,多揣摩。

如获至宝的刘双喜白天忙农活,晚上挑灯临摹,经常一抬笔就能听到鸡鸣。一个

月下来,刘双喜的绘画技巧突飞猛进。

从刚开始他只是信手涂鸦,慢慢地学到了构图、布局、色彩运用等绘画技巧。当时农村关于绘画的书本资料极少,为了搜集绘画素材,刘双喜开始串家走户,寻访庙宇、祠堂。用他的话说,只要是图画,都要揣摩揣摩。

渐露头角,题材广泛

漆画没有油画那般高雅,也没有水粉画那般妖娆,但是经过调配描绘出五彩斑斓的作品,像极了隐于山间、传于民间的一介布衣。它根植于民间,广泛运用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与人们普通的生活息息相关。

上世纪90年代,刘双喜在村子里小有名气了。因为油漆画具有人物形象生动、色彩丰富,且耐水洗,保管时间长的特点,很多人都请刘双喜在墙壁、玻璃和布上画画,经常是这家的活没干完,就被预定到下一家,一年四季的生意从不间断。

夏天,油漆熏得睁不开;冬天,拿画笔的手冻得开裂。刘双喜边养家糊口,边精进自己的绘画技艺,并加以创新,融入自己的想法,“手艺人不是我想要的,关于漆画,我想有更高的作为。”

为了方便创作,刘双喜将两间卧房改成了工作室,墙上挂满了作品,从花鸟、野兽,到人物特写、乡村风貌,应有尽有,惟妙惟肖。

刘双喜说他的创作题材涉及面广,从表现严谨写实功底的具象造型到意的流转的抽象构成作品。他的题材跨度之大和完善程度打破了很多人对“艺术必须靠专擅的题材才能撑得住”的印象。

2007年,在株洲县(今渌口区)优秀民间艺术评选活动中,他的漆画作品获得了一等奖。从此,在艺术界,农民刘双喜的名头越来越大。

刘双喜说,40年间,他绘制的作品多达上千件,最满意的一幅漆画作品,名为《中华璀璨的民族文化》。作品以抽象的形式,将民俗元素融入其中,长度达到10米,被株洲市文化馆收藏,挂在了正门醒目的位置。而刘双喜创作过的最长的一幅作品,竟超过了30米。还有“后羿射日”“八仙图”“福禄寿”“封神榜人物图”“三国演义图”,一个个神话故事或历史人物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创新漆画方式,传承千古技艺

由于手艺精湛,醴陵、攸县等地的顾客,都曾请刘双喜上门画画。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脑等技术冲击着手工绘业,漆画也开始走向没落之路。

作品价格在数百元至数千元之间,尽管在民俗艺术圈内颇有名气,刘双喜漆画作品的销售情况却不佳,前来问询者寥寥无几。

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放弃他漆画的主业,农闲之余外出打零工。

“高科技的漆画方式是直接用电脑在材料上3D打印。我这门手艺被笑称为‘土玩意儿’。”面对漆画这门传统手工艺如今的困境,刘双喜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比作品难卖更让刘双喜揪心的是,无人来传承他的手艺。十多年来,刘双喜带过几个徒弟,可最终都因为生计问题而放弃。

去年,刘双喜被推举为“株洲市渌口区第二届人大代表”。他觉得他该为漆画这一古老的技艺做点什么。“我想把漆画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刘双喜看来,漆画艺术更多的应该是思考漆画的本质语言,结合“器”与“画”,“立体”与“平面”两种类型,把中国漆画文化转化为一种加上个性化表达的新的语言形态。

现在的刘双喜,除了画画的内容不断扩展外,还不断尝试新的漆画方式,如油漆装饰画、油漆工艺品等。“这个油漆喷涂也是我尝试的新方式,用油漆喷涂在玻璃上作画,喷绘画细腻,装饰性强,家庭装修用得更多。”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成立一个民间漆画艺术工作室,搜集漆画的相关资料,潜心学习和创作。”刘双喜说。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刘双喜展示他的漆画作品。记者张媛/摄



刘双喜在工作室内作画。记者张媛/摄

仙廋庙碑刻群,隐藏在碑文中的历史细节

郭亮

汽车沿盘山道路蜿蜒向上,车窗外是岁末冬景,屋宇整洁的民居一闪而过。房前屋后,多蓄水塘,眼下是一片萧瑟枯黄景象,若是盛夏来此,自有另一番景象,水塘里密密匝匝都是阔大的莲叶,延展开去,有杨万里诗中“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田园意境。

这里是株洲市区东郊的仙廋岭景区,栽种有万亩荷塘,每届盛夏,荷叶田田,中缀形色各异的荷花,煞是好看,向有“荷乡”之盛誉,为城郊亲子、休闲游之胜地。在景区主峰的半山腰上,绿树掩映中,一幢古色古香的庙宇式建筑跃然于前,便是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仙廋古庙。

该庙遗迹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乡民捐建,更早些的遗迹不在此处,而在仙廋岭主峰的山顶之上,据传始建于唐,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以此而论,算是扎扎实实的“古庙”。

重修的古庙中,存有数块刻于清道光十三年之后至“民国”年间的石碑,详述历年修复庙宇并添置庙产的种种,更重要的是,数篇鲜有人翻阅的碑文里,还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仙女娘娘”是谁

提到仙廋古庙,株洲人总会津津乐道于唐德宗的生母沈珍珠当年为避“安史之乱”,辗转来到仙廋岭施药治病并得道仙去的传奇故事。可奇怪的是,在庙中保存的数块碑刻中,并无只字提到这个传说故事。

“仙廋岭仙女庙,古名刹也。敕庙立于山之巔,不知始自何年。碑残碣断,纪载阙如……”这是仙廋古庙所藏刊于光绪二年(1876年)的一块碑刻的起首,开宗明义,仙廋岭之巔,自古有仙女庙,不知立了多少年了。怎么来的?不知道——“碑残碣断,纪载阙如”,类似的文字也出现在其他几块石碑上,所述无非仙女灵验、有求必应之类的套话,而对所祀仙女之来历多语焉不详,至于现所俗传的沈珍珠隐居修行之事更无踪影。

倒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块增设祀产并名仙廋岭同庆祀的碑刻中,碑文撰写者在查考地方史志并综合当地耆老之言,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仙廋古庙之神龛,原奉仙女三座,故老相传,昔日有三位仙女在山顶辟谷修行,并在此得道仙去。问其姓氏年代,则“茫然莫能”。幸运的是,在刊刻碑文的时代,仙廋岭并有志书,中有萧氏织女三星之说。织女者,在中国古星象学中属二十八宿之一的牛宿,有三星,主人间蚕织之事,“楚俗好祀神,因以祀之”——大约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仙廋岭周边乡民曾大规模靠桑蚕纺织为活——且长江以南地区在古时“祀织女星者甚夥”,既“愈奉仙女三座”,所祀为织女三星也算是“信而有征矣”,至于萧氏之名,则难以稽考。

那么,古志书中所记的织女三星,为何又演变成了如今众口相传的沈珍珠呢?不妨借鉴光绪二十年那块碑刻撰写者的思路。仙廋古庙在“破四旧”的劫难中损毁殆尽,上世纪90年代初,市、区两级政府拨款,再加之当地信众捐资,乃得修缮一新,再绽华彩,其时正值电视剧《珍珠传奇》在热播,大街小巷“风云起,波澜急,珍珠悲泪泣”的主题曲随处可闻,且剧中沈珍珠去向成谜,与史载吻合,再考诸史籍,“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地区大乱,大批难民南下湖广逃生,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中的李龟年,原是宫廷名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湖南,意外与杜甫重逢,乃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千古名句。李龟年能流落到湖南,焉知在李豫那里不受宠爱的王妃沈珍珠会不会也随南下逃难的人群流落湖南并隐居在仙廋岭呢?佐以电视剧的热播,为即将修缮一新的仙廋古庙附会一个真假莫辨的历史传说,以提升知名度并发展旅游,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契机了。

于是,便有了现在俗所流传的沈珍珠隐居仙廋岭为左近乡民施药治病并羽化升仙的故事,而碑刻中援引古志书所记织女三星的说法反倒鲜为人知了。

碑文中的修缮简史

仙廋古庙之新建现址,始于清道光十三年,由乡民周永年等捐资兴建,理由是原古庙建于山巔,虽有声灵赫濯之名,然“年湮代远”,风销雨蚀之下“栋宇摧残”,尤要者,入庙进香祈禱者上至山巔须“涉险披荆”,不便在其次,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于是,乃有乡民“募众襄资,枚卜基址”之事,将山巔之上的古庙改建于半山腰,也即现仙廋古庙之所在。

古庙改址修建之后,香火颇旺,且“灵感益彰,祈禱甚众”,尤其是每年传说中的仙女娘娘生日大祀,“多人跪拜,几于无地”。鉴于此状况,又加自道光十三年建庙之后,数十年风雨,庙宇多有残破处,光绪二年(1876年),乡民刘邦山等邀集同人,捐资营建,不但将原庙宇残破处修缮一新,且“增其回廊,新建前堂”,并修建文昌阁一座,庙貌为之一新,“临其地而高瞻远瞩,层峦叠翠,俨然上出重霄”,端的一片壮美气象。

此后,仙廋古庙迭有修缮并改(扩建)之举,如光绪十年(1884年),增建“中庭(戏台)”;光绪十八年(1892年),庙前建立香亭一座,并加造客堂房舍,“油漆粉饰,一律鼎新”;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增设藏书阁一座……不特如此,在仙廋古庙存续期间,当地乡民还成立了各种祀会组织,捐资捐物,购买田土屋宇、山塘塘井等以为庙产,并择殷实老成辈经营,所得则用于庙内日常,且于每年大祀之期庆典办席之用,庙内藏有一组刊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功德碑,涉及22个祀会,26名列首。

仙廋古庙自道光十三年修建以来,一直香火鼎盛,民国地方史志中也屡见此庙踪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革“破四旧”之风肆虐,仙廋古庙损毁严重,几成废墟,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得修复重建,并藉由沈珍珠的传奇故事而广为海内外熟知,且获评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之殊荣,这于当年捐资建庙的乡民前贤而言,也算是一种慰藉吧!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yhy83@163.com